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十五

益陽胡林翼集

通鑑

簡文帝咸安二年 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猛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
猛爲相堅端拱於上自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
猛剛明清肅善惡著曰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
旅官必當才刑必當非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
敕太子宏及長樂公士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嘗
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尙書郎
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
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事遂得

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孝武帝甯康三年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所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胡氏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

人患胡氏曰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二年 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胡氏曰桓公謂桓溫超元同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胡氏曰晉人謂京口爲北府謝元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史終言之敵人畏之

三年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尙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楊安帥樊鄧之眾爲前鋒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秦彭超請攻沛郡

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毛盛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魯陽關在汝州魯山縣西南三十里接南陽府南召縣界南鄉今浙川廳武當今均州襄陽在漢水南岸彭城今徐州府淮陽今清河縣盱眙今盱眙縣魏興西城皆在興安府

四年春正月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

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轡格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

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

胡氏曰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堅乃止

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

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之二月

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兗州刺史謝元帥眾萬餘救彭城

軍於泗口欲遣閒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

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

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

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畱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畱

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

元超遂據彭城三月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

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
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
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
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
氏之多忠臣也胡氏曰周虓字孟威丁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
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
內史毛瑯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
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
弟也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
元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
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
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

免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畱城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北巴中卽重慶府巴西卽保甯府巴東卽夔州府三阿胡氏云今寶應縣涂中今滁州淮陰今清河縣淮橋當在淮安府君川據注在盱眙縣北六里

五年初秦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命呂光執送長安赦之春正月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
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
夏四月洛帥眾七萬發和龍堅召羣臣謀之呂光曰至親爲逆
天下所共疾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
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
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
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
步騎四萬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山有眾十
萬五月竇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
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
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
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

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按伊闕在洛陽東南

中山今定州西海郡胡氏謂在居延則今涼州府鎮番縣西北

七年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

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畱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胡氏曰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眾與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畱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八年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胡氏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胡氏曰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甲子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胡氏曰元意不在碁故不能勝安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畱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

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率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氏曰融言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鑒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朱序來說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胡氏曰二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尙書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

胡氏曰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謝元謝琰桓伊

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胡氏曰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胡氏曰垂別擊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

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勞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

胡氏曰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

之慕容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

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慕容暉屯郿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胡氏曰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人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嘗也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按潁口今潁州府潁上縣郿城在德安府安陸縣硤石在壽州北淮水中洛潁在硤石東肥水東肥水也在壽州東北胡氏曰入公山在壽春縣北四里青岡去壽春三十里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麤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

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以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

河橋在富平津涼馬臺在其西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

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

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

胡氏曰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浚殷浩使魏憬圖姚襄苻不使

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

以濟其敗同一轍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

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

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

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尙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

取必爲後患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

終當爲人擒耳

胡氏曰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

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

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

垂

胡氏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垂固不足以辨垂况其謀已泄耶

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

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

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

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

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

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胡氏曰蓋言不使飛龍圖

已故殺之也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

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

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

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慕容垂濟河

焚橋有眾三萬畱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

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

楷畱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

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安陽今彰德府安陽縣丁零種

落本居中山待堅遷之新安陵雲臺在洛城西沙城在河內

非魏郡之沙城也蒲池在鄴城外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

九年 春正月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澹裳爲旗農假驥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容與帟略取康臺收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

至數萬曠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
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胡氏曰言無賞以獎激之則士不往赴戰也今之來者皆
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
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閒招庫僇官偉於上黨東引
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敵及敵兄汝陽太守幼於燕
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
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
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
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
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
至列人西農使秋及參軍綦母騰擊越前鋒破之胡氏曰越之氣已挫矣

參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輪舅子蘭審皆爲王長

樂公丕使姜讓誚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
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
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罔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
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
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
與將軍風殊類別胡氏曰言氏處關西鮮卑在東北既不同風族類又別也一見傾心親如
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
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
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
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
然胡氏曰姜讓之辭直垂心內愧故默然無以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
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

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王子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
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二月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
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
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不從命者楷
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
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東胡王晏晏詣楷降於是鮮卑
烏桓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
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
先王矣鄴今屬東昌府康台澤在臨清州鄆縣東頓邱今濬縣西新興城在肥鄉東南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
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强永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
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
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
刺史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
軍錄尙書事配兵五萬以實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
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阪堅使實衝
討之夏四月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叡驍猛輕敵欲
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
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攻
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
胡氏曰使苻叡能用姚萇之言慕容泓必
東奔慕容冲敗而無所歸亦必就擒矣 叡弗從戰於華澤叡
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
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

羌豪帥其戶口歸耆者五萬餘家推耆爲盟主耆自稱大將軍

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

按華陰縣今屬同州府華陰宜在其北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

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耆之弟鎮軍將軍

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

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

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按趙氏塢安公谷皆在西安府

同官縣東北

太保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

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

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

胡氏曰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

九月元使彭城

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

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冬十月元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秦長樂公丕遣光祿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胡氏曰秦以鄆羌張蚝爲萬人敵是是知徒勇而無謀者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無益於成敗之數也於晉丕未許會元遣牢之等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鄆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鄆城達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

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虜自以力能制不
乃改書而遣之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
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
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
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畱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
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畱其長子興守北地使
南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
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胡氏曰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爲新
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爲
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氏
堅恩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爲一郡所宗稱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
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尙書

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
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
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
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
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其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
獲之又殺萬餘人同官川在同官縣新平今鄧州胡氏曰嶺北
謂九嶺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
十年春正月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仇班渠大破之
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
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尙書令高
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
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
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

主冲戰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

冲所掩引兵還

胡氏曰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徼幸然秦喪敗

而還

何歟三月西燕主冲攻秦高陽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尙書韋

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主邵安民

等實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

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

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

仇班渠雀桑白渠顧

縣西北則在渭北洪北江以爲在長安縣則在渭南然白渠在渭北顧說是也成其壁疑亦在涇陽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聞慕容農守鄴

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

之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夏四月牢之進兵至

鄴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

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

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彊胡氏曰瓦合言其勢不膠

解矣俱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

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氏曰兵法百

上將况二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

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鄴城

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

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

軍糧孫就謂疑在潯縣新城董唐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

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

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

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
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
自愛蓄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
民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爲內應堅曰
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固於烏合之虜
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
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
堅祭而哭之胡氏曰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爲衛將軍楊定與冲
戰於城西爲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
將久長得胡氏曰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及喪敗之極乃欲用
讖書奔五將山以求免其顛倒錯繆甚矣蓋死期將
也乃畱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
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

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六月秦太子宏不能
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司隸校尉
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

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五十里下辨今成縣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
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
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
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

胡氏曰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璧氏之種類仕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宏奔敗

拒而不納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信哉斯言

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來奔詔

處之江州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堅瞋目叱之
曰小羌敢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
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

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

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眾掃凶逆甯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

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允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過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允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哀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又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

州人由是不悅

宜禾今鎮西府宜禾縣東高梧谷胡注謂在高

即會水今高臺縣安彌今

蕭州西郡在山丹縣南

十一月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歲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嚴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眾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嚴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元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

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

先是餘巖叛垂使幽州將平規固守勿戰俟破丁零

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巖遂掠薊城東據令支垂乃令農會兵討之

慕容麟攻王突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突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突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突不及而還

按博陵今深州安平縣

十一年十一月秦尙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議立懿爲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

壇於隴東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立世祖神主於軍

中胡氏曰秦王堅廟號世祖載以輜駟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

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爲

死休字

胡氏曰言欲復讐必死乃休也

每戰以劔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

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及

登至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安在鞏昌府

十二年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燕主垂

拜涉魏郡太守旣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

菑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

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爲患方深

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

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

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

降擊願軍至斗城去龔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

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

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

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胡氏曰言兵爲河津所

故思之而各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

自爲戰也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爲耳遂進戰於龔口大破

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厯城青兗徐

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厯城德等還

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胡氏曰果如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慕容隆所料新柵胡氏曰在魏郡界疑今太名府太名縣界張願自泰山進

屯祝阿之龔口龔口斗城三布口皆在今禹城縣厯城縣屬濟

南府與禹城縣隔河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

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

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胡氏曰去年魏遣安

同乞師於燕以破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

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

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

羊以千萬數胡氏曰劉顯滅而拓拔氏強矣爲慕容氏計者莫

在馬邑南今屬朔平府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

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

康甯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

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

胡氏

曰三寇謂康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

甯彭晃王穆

與甯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

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

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耶乃與同郡索燾起

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

燾爲敦煌太守旣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燾瑀諫不聽出城大哭

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

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

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

還未至眾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胡氏口呂光新得河西黨

叛於內故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

以貽子孫也按西平今張伯縣隴河今西甯縣涼興郡在安西州驛馬縣

在肅州西

十三年（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募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胡氏曰沮渠蒙遜兄弟舉兵所以推

段業爲重亦由此言爲涼州人士所歸敬也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

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

胡氏曰魏

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微與慕容涉歸並事晉室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

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閻弱范陽王自負材氣胡氏曰是時慕容德在燕宗室中固自有與人不問者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四年 後秦主苻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苻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苻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苻不應二月秦主登畱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五月苻與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邨又敗之秋七月登攻後秦將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苻決戰苻曰與窮寇競

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畱尙書令姚閎守安定帥騎

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

胡氏曰重戰輕防此苻登所以敗也

殺毛后及南安

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

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眾寡

不敵爲後秦所執毛氏罵且哭苻登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

之苻登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

胡氏曰兵勝者驕兵怒者奮以奮乘驕

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苻見兵勢所以收眾而止大界宜

在安定新平之閒按後漢安定今涇州鎮原縣新平今邠州密

造羌姓名保卽堡安邛在邠州長武縣苟頭原在鎮原南十五年夏四月秦將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氏胡攻後秦將

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後

秦主苻登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

胡氏曰時登趣長安

據新豐之千戶副

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登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

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
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
揭飛惡地有眾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
喜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
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
胡氏曰此曹操取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眾攻之萇固壘不戰
馬超韓遂故智耳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
亂萇遣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
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
輒困固其分也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
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
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營地惟

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李觀鎮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

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

辰及魏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

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

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

胡氏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

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

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

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

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

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眾降

胡氏曰是時魏

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

商山按平望川未詳涿邪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族鄂羅克

泊東
南山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卜二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胡氏曰衛辰藉兵於秦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甯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鐵岐山未詳胡氏曰金津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悅跋城卽代來城木根山在五原河西

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按皆在今鄂爾多斯七旗界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胡氏曰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爲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憚而不敢來萇外出不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遠狎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爲無能爲者輕於一來卒萇敗登於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爲功乎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陰密今靈臺縣西路承人

姓名此堡宜
在鎮原縣東

十七年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閒渤海平原翟釗遣
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夏四月釗求
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尙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
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強釗
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
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
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胡氏曰翟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六月燕主垂軍黎陽
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
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汭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
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
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

來疲賜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

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

胡氏曰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翟釗則張疑

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

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

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

乃引兵還畱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釗單騎奔

長子西燕主承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

謀反承殺之

魯口在饒陽縣漳河故瀆口也蘇康舉即在館陶縣白鹿山胡氏以為在修武縣北滑臺今滑縣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

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畱

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

為昏姻

胡氏曰代王什翼犍兩娶於燕皆早卒哀帝彼有內難隆和元年什翼犍納女於燕燕又以女妻之

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閒以求馬不獲而畱其弟曲

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

胡氏曰珪幼歷

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狙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

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畱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募與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畱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

胡氏曰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耶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同歸於亂而已矣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劾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謁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蹢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畱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

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

樂

消臺之捷見太元十七年長子之捷見上年胡氏曰黑城在五原河北按今四子部落旗界參合陂在大同府陽高縣北

邊牆外蟠羊山在今甯遠廳南盛樂今歸化城土默特旗

二十一年

三月庚子燕主垂畱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

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畱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與尸

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

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

胡氏曰青嶺即廣昌嶺在廣昌縣南所謂五回道也其南層崖刺天

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微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嘗獵於此燕昌城在平城北按廣昌縣屬易州夏屋山在代州獵山在大同縣平城即縣治也

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改元皇始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八月己亥

珪大舉伐燕

胡氏曰兵無內應與必勝之計不可大舉

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

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爲

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九月戊午魏

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

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

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

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胡氏曰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原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圖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搖動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

胡氏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

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

悉以委麟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甯朔將軍公孫

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

李先降魏珪以爲征東左長史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

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

城爲燕守

胡氏曰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鎮也

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

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

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

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

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

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

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於魯口燕

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胡氏曰自戰其地者眾易敗散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珪惡之沒根懼誅十二月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眾多獲首虜而還

胡氏曰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爲閒以破魏按馬邑縣今并州屬朔平府句注山在朔州東南軍都山在昌平州西陽曲縣今太原府治安喜今定州東三十里韓信故道胡氏曰自井陘伐趙之道也又曰新城燕主垂攻鄴所築也

讀史兵略卷十六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安帝隆安元年 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

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

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正月

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

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德降且言儀師老

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胡氏

日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末也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容騰攻博陵殺魏所

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

自將兵至戊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胡氏曰鳳知珪至驛致而走癸

亥信都降魏寶聞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
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邯鄲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
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
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
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胡氏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
戰不殆慕容寶徒欲乘拓跋
珪之有內難而困之而不
知已之才略不足辦也使亢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
眾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
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
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
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
衣韡旣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
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

募兵大敗

胡氏曰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整乃還善用兵者固觀變而動也

還赴寶陳寶引

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眾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

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

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

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眾先

是張袞賞爲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暹之材

胡氏曰陳張袞傳未嘗與暹相識也

聞其才珪得之甚喜以暹爲尙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珪

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

胡氏曰珪以燕人慾參合之禍苦戰不下故深悔之素延坐

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興書稱

頓首與之均禮興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己卯夜燕尙書郎慕

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

意使征南將軍庾亮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屢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濶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旣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

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竇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胡氏曰麟有異志故沮隆議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竇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竇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竇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竇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

胡氏曰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魏其母留龍城

乃被甲上

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耶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

胡氏曰隆策固善其如運命何兵家因敗爲成隆之智不遑東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蘭汗之禍

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畱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畱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畱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畱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胡氏曰農隆皆號爲有智略而所見類如此天之廢燕智者失其智矣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

鞍乘俱得免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
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
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
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
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爲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
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胡氏曰王建既
又阻止珪乘夜入中山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
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深澤縣今屬定州湯
胡氏以爲下曲陽在今晉州西滹沱河在其北盧龍縣在永平
府後燕京都謂中山也治盧奴縣在今定州東南無極縣西北
龍川謂和龍卽龍城也
新城戍在今安肅縣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
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

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
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甌乾歸
率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
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
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眾潰
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
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今告者視高邑動殆
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
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
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道州河關今河州
西枹罕即河州

成紀今秦安縣長最在蘭州府北陽武
下峽在靖遠縣臨洮今岷州武始今狄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眾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
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
王隆所領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
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
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
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
庫儁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
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
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
送眾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
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
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

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雷臺治書陽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謀作亂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

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阿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

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
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
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
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胡氏
當作詳按洪氏謂所城在蒲陰則今完縣也與望都縣俱屬保定府夏謙澤胡氏謂在薊北二百餘里則在古北口外廣都在土默特右翼旗西
南黃榆谷在其西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曆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
守東井曆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
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
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人多其舊眾
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眾盡我有也得城之後
徐更議之詳從之曆夜以二苑之眾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

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時太原公纂方討段業涼王光召使討磨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宏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宏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磨宏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大破之乃得入姑臧磨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悲皆殺之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楊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

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繁擊破屠將

王斐於城西屠兵勢漸衰

胡氏曰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按番禾在永昌縣休屠在鎮番縣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

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口

胡氏曰左

傳辰在子卯謂之疾口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以為忌日

兵家忌之珪曰紂以

甲子亡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丙寅麟退阻泝水甲

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

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

者二萬餘人張驤李沈先當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

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

新市今正定府新樂縣泝

水即沙河自山西繁峙縣流入巡阜平縣南又東南歷曲陽行唐新樂定州界至祁州合滋河麟之退阻泝水在新樂南也西

山曲陽縣西北山

二年 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磨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磨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等爲呂纂所破

胡氏曰段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

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

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僭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
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
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
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飢遣子爲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
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
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
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
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
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
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倖斬數萬以田元明
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

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嶺川在西甯府張伯縣東僭海今青海也西平

今西甯府治洪池嶺在涼州府南其南五郡廣武今平番縣樂都今張伯縣澆河在巴燕戎格處西南湟河在西南縣北張伯

縣南與西平而五也龍支堡在西甯東

三年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

廣武公儁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畱鎮澆河從弟替引

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畱鎮浩亶夷夏俊傑隨才授任

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

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

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胡氏曰乞伏

鮮卑也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

子微弱胡氏曰謂光以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亶廉

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

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漢隴西郡今鞏昌府武威郡今涼州府張掖郡今甘肅府酒泉郡今肅州府敦煌郡今安西州府故曰本數郡之地樂都今張伯縣安夷在西甯縣東南平即西甯縣湟河在西甯北張伯南洮河在巴燕戎格應西甯南即洪池嶺之南今大通縣廉川在張伯縣東浩亶在其東北南涼惟今西甯府境漢金城郡臨羌破羌二縣地爾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經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爲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分尙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尙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

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
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
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胡氏曰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
爾正黃旗地及平涼州之後始振按牛川今察哈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冠軍將軍處
之乞活堡胡氏曰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會焚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
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德畱魯陽王和守滑臺
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
臺降魏魏尙書和跋引兵據其城南燕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
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
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

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

胡氏曰歲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必至喪敗固不待幕容超之時也

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

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

胡氏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

清水人河秦汾渭順河而下皆湊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北有魏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騁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

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

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

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

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

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

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

胡氏

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

非之刪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

鑒矣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

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

胡氏

曰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號曰

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客號曰

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黜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

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子

胡氏曰天師道即張道陵之所傳也

也世奉天師道

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

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冬十月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鎮吳郡陸瓌吳興邱厄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

言身長八尺二寸
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入郡皆爲恩有
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
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
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
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弋破
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畱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
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
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
也生懷敬未特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
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撈捕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
裕參軍事胡氏曰晉宋之制參軍不置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
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

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

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

破之斬獲千餘人

胡氏曰劉裕事始此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

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

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

胡氏曰江表傳周璠之被魏軍也

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爲言

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

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

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守令陸瓌邱彪沈穆夫東土遭亂

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

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

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顥錄尙書事時人

謂道子爲東錄元顥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矣

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

已富踰帝室

上虞今屬紹興府會稽縣海東陽新安吳興義興也按今浙

省及江南諸府地也烏程屬湖州府山陰胡氏謂會稽郡城以

北也餘姚亦屬紹興五郡者入郡中除三吳胡氏曰自龜山而

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

四年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

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

眾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

是天欲殺之也旣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

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

徑進五月己卯至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

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

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雅之與恩戰於餘姚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
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
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浣濱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口狹
在今鎮海縣東招寶山下邢浦胡注云在山陰北三十五里句
章今慈溪縣浣濱今太倉州嘉定縣西南袁崧注云當作袁山
松

五年 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緡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
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
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
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
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胡氏曰自漢以來善為且虛名無實徒
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胡氏曰質受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

也乃更稱河西王

胡氏曰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以廣欲兼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

以廣

武公倂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尙書事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旣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五月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

以死者四千人六月甲戌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戊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關志恩率眾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眾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惶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

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尙之在建康復聞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
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
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
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
邀擊之海鹽今屬嘉興府丹徒今鎮江府治淮口秦淮入江之
口今觀音門下關北河口大勝關等處南岸秦淮之南
查浦今甞虹橋白石白石壘今師子山蒜山今日銀山在鎮江
府城西俯臨大江新洲在鎮江西南江中郁洲在海州東北海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

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苦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人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上西土悅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

胡氏曰姜紀時據晏然焦朗據魏安

朗遣其弟子嵩

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侮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侮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侮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

於胡阮俾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俾檀營俾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俾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俾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俾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甯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俾檀之彊遁還姜紀在晏然今武威縣焦朗在魏安今古浪縣東昌松今古浪縣西顯美今永昌縣皆屬涼州府

元興元年

張灝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

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姦克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灝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

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乃遣灋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尙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灋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否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胡氏曰逆爲之所及禍患未來而先爲之圖欲殺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

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南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
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
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元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
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
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顥口尙乳臭
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
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畱桓偉守江陵抗表
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
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胡氏曰史言桓元畏怯劉
牢之等不能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厯陽牢之素惡元顯
恐恒元旣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
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

不肯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
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元
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時譙王尙之已敗人情
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
與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
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
陵朝廷元威望既成恐難圖也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
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胡氏曰元顯爲驃騎將軍故稱之三
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元顯將發聞
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
言元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
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憑順一騎隨之帝遣

侍中勞元於安樂渚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元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胡氏曰反服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胡氏曰牢之以討孫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恩功進號鎮北將軍卿已有誅元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莸州胡氏曰王莸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胡氏曰司馬郎君謂元顯今

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乃帥部

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

按元軍過尋陽不見官軍見守者不知防於險遠也元至姑孰使人攻歷陽則

九江安慶以下東西梁山以上至無備也溧洲今烈山洲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去江甯十餘里南桁即朱雀航今聚寶門內之

橋也東府在今大中橋東安樂渚在新亭東班績今觀音門江口在新洲西南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

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

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

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

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

受命而寇暴不已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

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胡氏曰此因上

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容有是事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尙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奕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八月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瀟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

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
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
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爲壘束柏材從
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冬十月平糧
竭矢盡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
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
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
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
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
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
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引兵還

乾壁柴壁皆在汾水之東今平陽府臨汾縣界

永安今霍州天渡汾水津渡蒙坑在今曲沃縣北

三年桓元篡立常不自安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撻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眾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傳檄遠近列元罪狀帥眾進屯白帝胡氏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伏義舉兵討元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桓修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

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

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

胡注謂舉大事

難得一

人爲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

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旣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琊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宏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

長民殺逵據厯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元爲內
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絳色物盡縫以
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
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
之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
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卽斬
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史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
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胡氏曰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宏等我等
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臬於大航矣諸君非
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宏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
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

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
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返室壞布裳
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
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
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
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
人直入宏方噉粥卽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刁宏眾推裕
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
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
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
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
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

讀史兵略卷十六

圭

胡氏曰元始遷東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
胡氏曰侍官自侍加中下至黃散之屬

揚州刺史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

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

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

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

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吳甫

之皇甫敷相繼北上
胡氏曰自建康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

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

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往依桓沖裕克京口以綽子

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

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

裕義而許之甫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元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竇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元偵

言
卷一
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庾曠之帥精卒副
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
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燄天鼓噪之音震
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因鞭馬
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裕入建康止桓
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庾申裕屯石頭城立畱臺百官焚桓溫
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元尙書王嘏
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
器物封閉府庫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
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
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
時官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
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胡氏曰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
期不得發刁達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
檻出長民還趣厯陽達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裕以魏
詠之為豫州刺史鎮厯陽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
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
代英雄丁卯裕還鎮東府白帝城在夔州府西京口今鎮江府廣陵今揚州府厯陽今和州劉裕登
城明詔云京口之金城謂城內子城江州尋陽皆九江府大航
朱雀航也二州之眾時僑置兖州於廣陵僑置徐州於京口也
竹里即竹篠港今石步橋北覆舟山在臺城東北江乘在句容
縣北羅落橋即石步橋東陵今日孫陵岡在鍾山南東府城在
今大中橋東當利
口在和州東南
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

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元畱何澹之郭銓與郭昶之守淦口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初王謚爲元佐命臣元之受禪謚手解帝璽綬及元敗眾謂謚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謚璽綬所在謚內不自安逃犇曲阿元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圭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元使庾稚祖桓道恭帥數千人就澹之等共守淦口無忌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

無忌曰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眾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遂克淪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元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眾二萬樓船器械甚盛復帥諸軍挾帝東下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眾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元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

不可彼眾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恒怯加之已經絀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元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燒輜重夜遁元挾帝單舸西走己卯入江陵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閭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元將之漢中甯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元矢下如雨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元元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甲申大赦諸以長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句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桓振匿於華容浦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瑯琊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欽容致拜而出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無忌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糜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

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毅等上牋請罪冬
十月劉裕領青州刺史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
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
擊破之毅與無忌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振遣馮該守東
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
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
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十二月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
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曲阿今丹陽縣練固和
州西北地桑落洲在九
江府東江北十五里時蓋於湓口築壘故克湓口始進據尋陽
疑湓水在江南湓口城自在江北今草市口地如湓口在府西
不得越尋陽而攻之且非進據矣山陽今淮安府崢嶸洲在今
武昌縣西六十里巴陵今岳州府漢中今漢中府故回洲在江
陵縣南湘中今遠安縣華容浦在今監利縣界馬頭在江陵南
岸其北岸則江陵之江津口也攻南岸者先克江北攻北岸者
先克江南去其輔車之勢也龍泉在江陵城西靈溪在龍泉之
西夏口今漢口鎮魯山城偃月壘皆在其西南石城今鍾祥縣

荆揚二州江面形勢
大略具於此篇矣

--	--	--